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四)

〔民国〕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四十五回摇摇洞府春深落霞藏色 员
禁门人静纫荪露情
- 第四十六回摇摇火炙金莲万妃奇妒 员
水沉玉女宪宗伤怀
- 第四十七回摇摇老王爷啖蝗留古迹 员
小杜宇斗狮展奇能
- 第四十八回摇摇伍云潭黑夜探皇宫 猿
韩起凤花朝盗宝擎
- 第四十九回摇摇翠钿白圭外邦聘玉女 源
秋光银烛藩邸刺徽王
- 第五十回摇摇大公主再醮风流帝 缘
小内监初试云雨情
- 第五十一回摇摇韩起凤对客献技术 远
魏宫人报主抚孤稚
- 第五十二回摇摇惊圣驾疯妇闹金殿 苑
征瑶窟将军毁藤甲
- 第五十三回摇摇蛮洞苗儿奇风怪俗 愿
天府太监选色征歌
- 第五十四回摇摇拔赵易汉尚书娶丑女 怨
指鹿作马太后辨夫人
- 第五十五回摇摇褥姮娥方道士求雨 员
剿鞑靼王满奴朝天

- 第五十六回 意态婀娜侠女怀宝剑
情深旖旎英雄惊人头 员
- 第五十七回 四海民共庆千秋节
两贞女同殉万岁山 员
- 第五十八回 秋月梧桐寡鹄成禁脔
胡天锋锜老将化飞尘 员
- 第五十九回 霓裳翩跹正德帝登基
鹰犬驰骤司礼监专政 员



第四十五回 洞府春深落霞藏色 禁门人静纫荪露情

摇摇却说彭纫荪跑随着那老儿一路疾奔，走得他几乎上气接不着下气，不由地心上着疑道：“难道不成就是这样地走上天去吗？”忽见那老儿说道：“天阙快要到了，你就闭着眼吧！”纫荪听了，真个紧闭了两眼，鼻子就闻得碧草青香，身体儿不由自主头重脚轻，好似立在云雾里一般。耳边也听见有波涛澎湃的声音，纫荪又惊又喜，知道自己腾云在空中，听人讲过，和仙人驾云是不可开眼瞧看的，否则就要从半空里跌下来的。所以他狠命地合眼，一些儿也不敢偷看。这样地过了一会，似睡去一样的，竟昏昏沉沉地失了知觉了。

待到醒转睁眼瞧时，那老儿早已不见了，自己却坐在一张绣缎椅上，两边立着四个绝色的美人儿，见纫荪醒了，一齐格格地笑起来道：“好了！醒了。”内中一个美人便去倒了一杯碧绿的茶儿，双手递给纫荪。纫荪接在手里，心上很摸不着了头脑，托着茶只是呆呆地发怔。那个美人向纫荪的臂膊一推道：“快饮了吧！”纫荪被她推醒过来，便搭讪着问道：“和俺同来的老人家哪里去了？”四个美人儿都笑着说道：“老人家多着呢，谁是你同来的？”纫荪仔细一想，自己和那老人缔交了一个月，倒从不曾问过他姓名，这时给两个美人一问，便吃她问住了。再向四面一看，见那空中星光万点，一轮明月照耀如同白昼，距离地上不过丈把来高，耳畔淘淘的涛声犹自不绝。纫荪心里寻思，自己疑真到了天上。回顾背后却是一座石壁，壁上经月光照着，隐隐露出



“疑天阙”三个大字。

纫荪看了半晌，举杯饮那茶儿，便觉清凉震齿，连连打了几个寒噤，一个女子笑道：“这是琨浆，饮了长生不老，祛除疾病的。”纫荪听说，勉强吸了两口，便由那个美人接去杯盏。忽然月光辉顿增数倍，内外更见辉明。四个美人儿齐说道：“仙夫人来了。”就拥着纫荪出去迎接，四个美人跪下，纫荪也跟着跪在后面。他偷眼瞧看，只见明灯如电，一对对地排着。雉羽翠旌前拥后护，十多仙女围绕着，环佩声丁东。正中一个仙夫人，凤翅金冠，云霓蟒服，脸上兜着一层轻纱儿，却瞧不出她的庐山真面。那夫人渐渐走近，护卫仙喝声起去，四个跪着的仙女徐徐地扶挟着纫荪起身。又有夫人身旁的仙女把一具藤质的东西，向着地上一洒，嘎地一声变成一把五色灿烂的金绣躺椅。

众人扶仙夫人坐下，由一个仙女传话，问了纫荪的姓名和年岁，家里有什么人，纫荪一一对付了。那仙女又道：“夫人谓你身有仙缘，必须在此暂住几时，等到缘尽了自然送你回去。”纫荪其时也不知怎样是好，惟唯唯地听命罢了。那仙夫人叮嘱四个仙女，小心服侍彭相公，众仙女嚶吟一声，拥着夫人去了。纫荪方回头过去，一转眼间，那星光和月色便慢慢地黝暗下去，霎时室中尽黑，伸手不见了五指。

那一个仙女已燃上巨烛来，一个仙女笑着说道：“星月都归去，时候不早了，俺们引着彭相公安息吧！”说着四个仙女导着纫荪到了一个去处，也是一样的黑暗，四边并无几案桌椅，只有两只矮凳儿，一张绣榻，榻上蛟帐低垂，那仙女撩起帐门，便有一股异香直钻入鼻孔。四个仙女，一人去



铺床褥，一个掌着晶烛，遂有两人竟来替纫荪脱衣解带。把他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脱去了，又代纫荪卸去里衣。纫荪很觉有些忸怩，两个仙女吃吃地笑了一阵。一个指着纫荪的下体，掩口笑道：“似这样不雅观的东西，也带到了天上来吗？”三个仙女听了，忍不住哄然大笑起来。害那纫荪弄得不好意思，低了头不则一声。

那时很热的天气，纫荪却觉着似深秋时候，因问那仙女道：“这里怎么如此凉爽？”一个仙女答道：“天上七日，世上千年，你来时是暑天，此际已是隆冬了。幸而在这里，要是住在外边，至少要穿着棉衣了。”纫荪见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那四个仙女又是一阵嘻笑。纫荪被她们笑得脸儿红红的，只把头去缩在绣被中。觉榻上的绣褥温软轻盈，不识它是什么织成的，总之是生平所不曾经过就是了。那四仙女，又和纫荪闹了一会，才灭了烛火散去。纫荪这时也有些困倦了，不禁沉睡去。朦胧中似有人在自己的身上抚摩，温香阵阵触鼻，情不自禁也伸手去还抚她，只觉着手处腻滑如同温玉一般，酥胸宛然新剥鸡豆，才知是个女子，苦得满室黑暗，瞧不出她的颜色。

忽然那女子回过身来，玉臂轻舒，钩着纫荪低声说道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说时，口脂香味熏人欲醉，纫荪早按捺不住那意马心猿，便也回身低应道：“未曾睹仙人玉容，实不知仙姑是谁？”那女子噗哧地一笑道：“你方才跪着迎接的是谁？”纫荪听了，慌忙翻身起来，待要在枕上叩头谢罪，口里不住地说道：“原来是仙夫人，恕某不知，真是该死！”那女子将纫荪一搂道：“我和你是前世的夙缘，良宵苦短，快不要多礼吧！”纫荪见说，乘势和她并头睡下。仙凡异



路，襄王云雨巫山，枕席上的情深，自不消说得了。

过了一会，纫荪又睡着了，待到醒来，美人已杳。探手去摸那床外，壁间岬峣，好似石穴一样，纫荪很是莫名其妙，究不知是天上是人间。正在冥想，又见星月都明，昨日那四个仙女，手里各捧着盥具，姗姗地进来，便促着纫荪起身，说是天明了。纫荪诧异道：“白天怎会有星月的？”一个仙女笑道：“天上是以晓作夜，以昏作晓的。人间红日当空，正值天上星斗交辉的时候。你是凡人哪里知道。”纫荪又问夫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又有一个仙女答道：“仙人各有职使，夫人供职天庭，自去办公事去了。”又问：“夫人去干什么公事？”仙女答道：“专管天下男女姻缘，补世间缺陷不平的怨偶。”说着纫荪披衣下床，四个仙女忙着进巾栉递漱具，等纫荪梳洗已毕，一个仙女进上香胶汤，又有一盆似酒非酒的东西叫作石髓，饮了能够延年益寿。停了一刻，又进午膳了，那肴饌的丰美，虎掌熊蹯，甘腴异常。

纫荪一头吃着，和那四个仙女说着玩笑，大家比初时亲热了许多。午餐之后，纫荪闲着没事，斜倚在绣榻上，四个仙女便替他捶腿捏腰，纫荪随手去搂着一个仙女，一面亲着樱唇，问她叫什么名儿，那仙女回答唤作月蟾。纫荪就月光下见她粉脸桃腮，一双秋波更盈盈地动人心魄，忍不住去抚摩她的香肌。那仙女笑道：“穷措大一经得志，就要得陇望蜀吗？”纫荪也笑了笑，却用手去呵月蟾的痒筋，引得月蟾笑个不住，缩作一堆。

光阴如矢，星月又见暗淡下去，仙女们又进晚餐。膳毕，便由那月蟾捧着香巾衣服之类，领着纫荪去天河里沐浴。到了洗澡的所在，见是一个天然的温池，不过两尺来



深，月蟾代纫荪解了衣服，扶入池中沐浴。纫荪洗了一会，觉得十分有兴，竟拉着月蟾同沐，两人在温池里玩了好半天。忽见一个仙女飞奔地来说道：“仙夫人来了！”吓得月蟾忙上池手慌脚乱地穿了衣服，纫荪也草草地洗完了，跟着那仙女到了卧室里，室中星光全无，仍然昏暗得不辨面目，听那仙夫人已拥衾坐待着。幸喜她不曾追问，于是有仙女给纫荪卸了外衣，自上榻和仙夫人并枕去了。

这样地一天天过去，也不知经了多少的时日，纫荪住在安乐窝里，几乎忘了岁月。那服侍他的四个人早晚和纫荪耳鬓厮摩，那时未免有情。日间仙夫人出去了，他们就做些抱香送暖的勾当。纫荪左拥右抱，大有乐而忘返的概况了。但每到了晚上，仙人一来，终是满室里暗无天日地。纫荪因瞧不见仙夫人的颜色，心里很是没趣。

有一天上，纫荪忽然问仙夫人道：“某和夫人做了这许多时日的夫妻，却不曾睹过仙容，不知可能赐一缕光线，任某赏览一下吗？”仙夫人听了，立命掌上一枝红烛来，纫荪就烛光下瞧时，见面前立着一个盈盈的美人儿，雪肤花貌，容光焕发，一种艳丽的姿态，真是世上罕见。纫荪看得吃了一惊，转眼那烛光渐渐暗灭，室中又暗黑如前了。只听得仙夫人笑道：“枕边人的容貌可看清了吗？”纫荪又喜又疑，也不知说什么是好。这一夜两人自然倍见爱好了。

天上无岁时，看看又过了多日，彭纫荪过着这样有夜没有日的光阴，星月一出，算是白天，便和四个仙女厮混，一至黑暗的时候，就去陪仙夫人睡觉。虽夜夜朝朝在温柔乡里，凡事到了经久，是没有不厌倦的，纫荪却有些不耐烦起来。



一天蓦然地想起了，向那月蟾说道：“某听见世人讲过，天上有三十三天，什么有离恨天等名目，为什么咱们来了许多时候，走来走去，还是这点点地方，不晓得可有别处吗？”月蟾笑道：“天上地方大着呢！”绉荪接口道：“那么可能出去玩耍吗？”月蟾眼望着侍月，侍月只是摇头。月蟾便道：“相公如真个要出去玩，须问过了仙夫人，夫人如其允许的，那才可以出去。否则天上的规例森严，弄出了事来，叫我们怎样担当得住？”绉荪听了，就点头记在心上。待仙夫人来了，欢会既毕，绉荪慢慢地说起想出去游玩的话，仙夫人迟疑了半晌，才对绉荪说道：“你要出去玩也未尝不可，但天上比不得人间，稍为一个不小心，就得有性命出入。依我说起来，还是不出去的好。”绉荪忙道：“夫人的话怎敢不依，可怜其实在闷得慌了，只求夫人的原宥。”仙夫人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且待有了机会，我着星官来领导你游玩，唯要听他的指挥，不可过于贪恋，以致惹出祸事来，那时连我的罪名也不小呢！”绉荪一一受教，两人又温存一会儿，听得远远地鼓声隐隐，仙夫人便匆匆披衣自去，绉荪见夫人去了。知道天已明亮，到钟声响时，夫人回来，晓得天色已晚，这样地记着早夜。

又过了三四天，一天钟声响处，不见仙夫人回来，绉荪心里正在疑惑，忽见望月和侍月同一个宽衣博带、圆帽拂尘，好似太监般的男子进来。侍月说道：“这是仙夫人差来的星官，相公要出去游览一会，只跟着他走就是了。”绉荪见说，直喜得他手舞足蹈，大踏步抢出来，随着那星官便走。侍月在绉荪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道：“早出要早回，莫贪看景色忘了饥饱。”绉荪微笑点头，和那星官一路走出



去。

转了三四个弯，猛然觉得眼前豁然大放光明，再定睛看时，已是走出外面，正见一轮旭日初升，雾散烟消，天空晴碧。回顾所居的地方，分明是一座洞府。那星官便领着绉荪，沿着一带的青溪走去，但见重楼迭阁，舍宇连云。那些殿庭却是雕梁画栋，金碧生辉，把绉荪看得连声赞叹，暗想天上人间，果然是不同的，世上哪里有这样的好去处！那星官又领绉荪到了一座殿中，殿宇的建筑异常讲究，四边尽是石雕的佛像，刻工精细，似非凡间所有。正中一尊弥勒菩萨像，高有十几丈，盘膝坐在莲台上，形状如生。

绉荪不住道：“天上也供着佛像吗？”那星官听说笑了笑，也不回答。又领他到了一处。绣幕低垂，香烟氤氲，门前一截齐的雕栏，栏外一座几丈见方的莲池，金莲朵朵，亭亭水上，大约和车盖一样。走进里面，室中陈设的尽是白玉翡翠和五色的宝石。案上一座玉塔，塔高五尺余，四围挂着碧玉的铃铎，微风拂处，丁东作响，塔顶系一精圆珍珠，大若龙眼，光芒四射。塔共七级，每级有门，门内各置玉佛一尊，形容毕肖。又有玉磬一具，星官谓是周时所琢，以手指微弹，渊渊做金石声。其他如各色美玉，目不胜击。绉荪也看得眼花缭乱，似丧魂魄。经过此处，又是一个大殿，殿上所供的，都是古代遗物。若周爵、禹鼎、簠、簋、簠、簠无不具有，琴、瑟、笙、箫是其余事。还有不识其名的东西很多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忽见偏殿里面又走出一个人来，和那星官的打扮一般无二的。那人来和星官附耳说了几句，星官回顾绉荪道：“俺适有一点儿事来了，你就在这里稍等一下，



俺一会儿便来，你却万万不可走到别处去，不然要闯出祸来，俺可不能救你的，切切牢记。”纫荪连连答应，那星官又叮嘱一番方回身同着那人去了。纫荪独人立在殿上，很觉寂寞，看看日色过午晌了，仍不见那星官前来。纫荪背着手又在殿廊下踱了几转，遥见东边的月洞门外，碧草如茵，野花遍地，香气顺风吹来，令人胸襟为畅。那流泉琤琮的声音，如鸣桐琴，如击清磬。纫荪侧着耳朵细听，不禁心旷神怡，竟忘了所以。花气也越香了，泉声也越觉好听了，不由得一步步地向那月洞门中走去。

才经过那个月门，顿时豁然开朗，红花碧树，照眼鲜明，流水瀑泉，一泓澄碧。门前一片草地，地上洒着金丝草排列成花彩。纫荪信步走着，见一座八角的晶亭，白石砌阶，雕石作栏。亭上一架玉椅，晶莹皎洁，左右列着绣龙黄缎椅子，纫荪到了亭上，徘徊了一会，立在亭阶边，望见翠楼一角从绿树荫浓中映了出来。便下亭寻看路径，望那楼中走来。到了楼下，都是锦缎铺级。幃幕高张，纫荪循级上楼，见楼上布置精洁，四壁都罩着黄绢，右首一只大理石的琴台，台上一张古桐翠黛的焦尾琴，锦囊绣缣，光彩如新。纫荪顿触所好，微微地把手指一勾，叮然一声，清越幽远，不类凡品。纫荪识得古时有一只焦尾琴，算得琴中的宝贝。当下便大着胆弹了一段风送林声，自己听听也觉悠扬悦耳。

纫荪愈看愈爱，不免流连徘徊，不忍离去。又凭楼遥望，只见巍棧高阁，黄瓦朱檐，些景疑非人间，必是瑶台玉宇。纫荪方瞻眺得目迷神夺，忽见东南角上，羽翼杂沓，雉旌相辉隐隐似有车辇行动。纫荪突地记起那星官和仙夫人叮咛的话来，便回步下楼，想从原路回去，谁知寻东查西，哪



里还有什么月洞门，当时游过的殿庭又都是新建的，大半没有匾额的，这时竟毫无头绪起来。纫荪心里已有些着急，愈急也就认不得路径，只好越过草地，乃是一条很长的长廊，也是白石为级，红毯铺地，赤栏金柱，建得着实壮观。纫荪四瞧阒然无人，长廊的侧首，正是一个月洞门，纫荪当作就是那个月洞门儿，喜得大踏步跨进去，举头看时，又是一座大殿，殿上双龙抱柱，红泥砖砌地，正门上一块朱红金字的大匾额，写着：“宏光殿”三个大字，纫荪呆了一呆，见那殿上高高地置着一驾宝座，绣帟披着龙案，里面也不见一人。寻思自己不曾走过这座殿庭，谅来又是走错了。回顾宏光殿西首，又有一所依样的月洞门，纫荪想这个定然是来路无疑。走到月洞门前，那额上题着“虫二”两字，大约含着“风月无边”的意思，出了月洞门，自一个大天井，正中又是一座巍巍的大殿。额上题着“太极殿”三个大字，殿内一般的设有宝座龙案，丹墀多了两大鼎，天井里有两个大狮子左右列着。纫荪也无心观览，急急穿过了太极殿，就是一个圭门，过了圭门，又是一个正殿，额上书着“太和殿”三字。这殿的陈列又和别殿不同，殿上宝座龙案之外，两庑排着金瓜银钺，响节云翬。望去廊下一字儿列着刀枪剑戟，寒光森森，怯人心胆。

纫荪到了此时，越觉得慌张起来，弄得团团转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几乎走投无路。忽听得殿外唵唵的呵道声，渐渐走近殿来。纫荪又想起夫人再三吩咐的话，心里更是着忙，一时无处藏躲，正在进退不得时，殿门前一串的塌塌脚步声，一队红衣甲士弓矢佩刀，掌着云旌，已列着队走进殿来，后面便是仪刀、响节、卧瓜、金瓜等仪仗。纫荪早被红



衣甲士瞧见，一声吆喝，把纫荪捆住，交给执仗侍卫，侍卫又交与驾前的锦衣卫。

那时銮辇已到，锦衣卫将纫荪绑至驾前，纫荪当是天帝，吓得跪在地上不敢抬头。于是由驾前内监传谕，问纫荪姓名、年岁、籍贯，怎样私进皇宫？是谁带来的？宫中有何人？纫荪战战兢兢地把老人带他上天，现住在天宫里和仙夫人做了夫妻，跟星官出宫游玩迷路的话说了一遍，又历叙姓名、年龄、籍贯毕，銮辇见纫荪供辞诡异怪诞，命搜他的身上，又没有凶器，只腰间悬着一颗玉玲珑，倒是稀世的珍宝。卫士呈上，皇上看了，知道事涉宫闱暧昧，谕令把纫荪交给总管太监王真，着即讯问明白回奏。由侍卫押着纫荪出殿，銮辇又喝着道东去。纫荪被两个侍卫拥到总管署中，王真听得是钦犯，哪里敢怠慢，立刻升堂，那两个侍卫自去复旨。这里王真拿纫荪细细地一勘问，纫荪照前进了遍，王真忽地放下脸儿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敢在俺这里扯谎吗？”不知王真怎样拷问纫荪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六回 火炙金莲万妃奇妒 水沉玉女宪宗伤怀

摇摇却说王直听了彭绉荪的口供，把惊堂一拍道：“你这话不打谎吗？”绉荪颤巍巍地道：“小子不敢扯谎。”王真便案上取下一面银牌，叫小内监持着，把西苑的太监一齐召来，不多一会儿，堂前阶下黑压压地站满了太监。王真命绉荪仔细认来，可是星官在里面，绉荪立起身去一个个地看了一遍，回说没有。王真说道：“你可认清楚了吗？”绉荪说都已认清了。王真皱着眉头道：“只有韩娘娘那里四个内侍了。”于是一挥，令众太监退去。众人闻命，一哄出外，鸟飞兽走般散去。王真又着小内监仍持了银牌把韩娘娘宫中的四个内侍召来。不一刻，四个内侍随着小内监到来，走上阶台，绉荪便指着内中的一人说道：“这个正是领着小子游玩的星官。”王真看时，却是内侍莫龄。当下指着莫龄喝道：“你可认识彭绉荪吗？谁叫你假充星官，导引他私游宫禁的？”莫龄惊得面容失色，谅想是瞒不过的，只得把受韩娘娘嘱咐的话老实诉说了。

王真听了口供，不觉吃了一惊，随即亲自下座，带了绉荪，令莫龄引路往那天宫里去查勘。由莫龄导着进了西苑，直到一座洞府面前，王真举头瞧去，原来是紫光阁下的假山洞，是英宗皇帝的时候，辟着这几个洞儿，在暑天乘凉的。这时莫龄先进洞去，王真随后，两个小内监押着绉荪跟着，转弯抹角到了正中，只见洞顶悬着无数的蚌壳灯，当中一盏最大，光辉耀目，就是宫女们骗绉荪当作星月看的，这一来可都拆穿了。洞后洗浴的石池，也不是天河水，只不过把从



前琼妃洗浴的温泉引些进来罢了。还有月蟾、月香、侍月、望月四个仙女，见了王真，慌得她们连连叩头，也不敢自称是仙女了。

纫荪目睹了这番情形，才知道自己在皇宫，并未到什么天上，那仙夫人想必是宫中的嫔妃了。只有那天嫌他的老儿到底是什么人其时还没有明了。王真四面瞧了一转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倒亏他们想出来，真是好做作。”说着又到隔壁的石洞里，也一般的设备，一样有四个宫人伴着个面黄肌瘦的少年在那里。又到第三个石洞里，却只有宫女，不见少年男子。据宫女说，那少年新自昨夜病死，抛在御河里了。王真听罢，深深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一念之欲，不知枉杀了多少的青年性命了！”当下由王真将这件事的始末奏知宪宗。

宪宗听了大怒，便欲召韩妃诘问，王真忙阻拦道：“韩妃虽然可诛，然事若张扬出来，攸关宫闱秽迹，也涉及先帝圣誉，望陛下审慎而行。”宪宗想了想，觉得王真的话有理，便提朱笔来，书了“按律惩处”四个字给王真看了，并说道：“一切由你去办理吧！”王真听了，磕一个头下来，回到总管署里。第一个先命小内监把三个石洞府封闭起来，又令将洞内的十二名宫女暂时幽囚了，侍月、望月等四人当然也在里面。又把纫荪和那带病的少年吴朗西及内侍莫龄等，一并械系在狱中。

王真又令将侍候韩妃的亲信宫人传来，问韩妃怎样地去引诱那些少年进宫。初时宫人不肯实说，经王真威吓着，那宫人才直供出来，说都是白云观的道士弄的玄虚。王真见说，便不动声色地把白云观道士一齐逮捕了，用刑拷问起来。老道士紫靛，承认改扮了异人去迷惑美貌的青年。至迷



人的法儿，有迷信神仙的，就假充了仙人去蛊惑他。有好诗词的，便拿文章去投其所好，然后渐渐讲到丹汞之术，引人入彀。也有嗜琴棋书画的，老道士去搜罗专这一门的人材，借端和那少年缔交，待至十分莫逆时，再诱他进宫。大凡青年男子，大半好声色的多，老道士揣透了一班少年人的心理，把房中术去诱惑他们，十个中竟有八九人上当。结果，被老道士把蒙药将他迷倒了，暗暗地送进宫中。

王真录了老道士的供词，往白云观里去一搜，搜出无数的蒙药和麻醉剂等。又有一本小册子，上面记着被惑少年的人数及年月，前后统计送进宫中的，连彭绉荪、吴朗西等共是八十八人。王真看了大怒，即令将老道士紫靛等一十四人尽械系刑部正法。一面又来奏闻宪宗，宪宗也十分忿怒，下谕贬韩妃入景寒宫，十二个宫女悉处绞罪，内侍莫龄腰斩。惟彭绉荪和吴朗西两人身受迷药，不由自主，罪恶非出本心，似在可赦之例。

王真顿首奏道：“彭绉荪与吴朗西情有可原，皇上圣慈，自不欲妄杀，然恐一经释放出去，难保不把这事泄漏，事关宫闱暧昧，及朝廷威信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宪宗拍案道：“非卿提醒，朕几忘了。”于是把彭绉荪和吴朗西两人也处了绞罪。并说两人虽受人迷惑，但身为秀才（吴朗西也是秀才）妄交匪人，显见平时的不安分，所以皇上格外赐恩，令其全尸。王真领了谕旨，自然去一一办理。只可怜彭绉荪、吴朗西两人，享了一个多月的黑暗富贵，便在三尺白绫下毙命。那吴朗西还是个单丁，这一来并断了吴氏的香烟了。宪宗杀了绉荪和朗西并十二个宫人，以为灭口了。谁知天下的事，要人不知，除非莫为。不上几时，京中早已传



遍，把韩妃引诱少年男子进宫的事，大家当作了一件新闻谈讲。

原来英宗在日拿韩妃异常地宠幸，自英宗宾天，韩妃晋了太妃的尊号，在宪宗本来瞧不起她，只封了瑞妃、璵妃、慧妃等，不愿加封韩妃，经廷臣抗议算勉强封赠。那韩妃终是个妓女出身，独处在深宫里怎耐得住性情，更过不了寂寞凄凉的岁月，由是假进香为名，和白云观的道士紫靛商量好了，替她把少年男子引诱进宫，任意纵欲，一般少年都被她缠得骨瘦如柴，到了一病奄奄时，便着心腹内侍将病人拖出去抛在荒地上，有的掷在御沟里，多半是死无疑了。

也有给那家族在荒草地上或御沟中寻获的，忙抬回去医治，十个中有不得一个活的。家中问他到什么地方去弄成这个样儿，却是死也不肯吐露，因怕说出来事关奸污宫眷，罪要灭族的。以是都下起了一种谣言，谓有夜蛟儿摄取青年子弟，害得失去儿子夫婿之家，大家疑人疑鬼。自韩落霞（韩妃名儿）这件案子败露，京里少年子弟也没了失去了，夜蛟儿的谣传也自然而然地熄灭。只韩妃的那桩事儿，巷议街谈，增资添料，讲的人故甚其辞，分外说得离奇怪诞，把韩妃竟说得来去御风和妖怪一般，并那白云观的道士也说得他和神仙一样了。还说老道士紫靛受刑的时候，头颅落地，颈中有白气上腾，化作一个小紫靛，哈哈大笑三声，驾云向西而去。这种神话且按下不提。

再说宪宗在百花洲临幸了万贞儿，过不上几时就册立她为贵妃。又把百花州对面的海天一览改建为万云宫，令万贵妃居住。光阴如驶，又过了一年，万贵妃恃着宠幸，潜植势力，渐渐权侵六宫，连皇后都不放在她眼里了。吴皇后见万